曾西考

湘楚黃焜西墅父輯

公孫丑考陶潛集八儒載公孫氏傳易道爲潔淨精徵之祖

曾申卽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列女傳斂妻先生卒、曾西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殯無酒肉、生不得其樂、何樂于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

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曰康不亦宜乎。魯西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賢聖之君考

史記　成湯之後。五傳至太甲爲太宗。又五傳至太戊稱中宗。又三傳至祖乙。又六傳至盤庚。又二傳至武丁。稱爲高宗。皆復興之主也。太甲處仁遷義。太戊脩德而祥桑枯。商道復興。祖乙以河決之害。去亳遷耿。盤庚又以河決之害。遷于殷。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商道復興。武丁得良弼。戒雉雊。伐鬼方。商道中興。

按商澤在民。至周有天下。而民思賢聖之心不衰。考之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俛民。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云頑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則賢聖之澤。非一日可知矣。

武丁考

史記　高宗名武丁、小乙之子也、武丁脩德行政、天下咸歡、蠻夷重譯而朝者萬國、時鬼方無道、興師征伐、三年克之、殷道復興、用傅說爲相、有說命三篇、見後高宗肜日、肜者明日又祭之名　越有雊雉、野鳥鳴于廟庾異也　祖已訓于王、內及諸已、以思王道曰、王司敬民、不在黷祀　罔非天胤、祖宗七廟無非天嗣　無豐于昵、豈可獨厚于禰廟而數祭

膠鬲考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于殷、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于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之于四內、皆以一歸、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日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武

微子箕子比干見論語　微仲考、微子卒嫡子早亾立其弟衍爲微仲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

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亾、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亾也、以此告王矣。

韓非子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與、費仲來求、因與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國策 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西塞之國也、齊地萬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軍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

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

因與之是則高賀而費仲無道也王不與費仲求求

齊地考

國策　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萬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軍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之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

速衽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太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窃爲大王羞之、

置郵考

說文　郵從邑垂、垂邊也、郵之言過、使所過也、又郵馹也、馹與驛別、驛置騎也、從馬睪聲、馹傳車也、漢謂之乘傳、又謂之遞、

四十强仕考

曲禮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仕者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艾、髮蒼白如艾色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耆者、稽久之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令人、故曰指使、傳謂授家事于子也、耄、昏忘也、壽以百年爲期、故曰期、飲食啓處、無不待于養、故曰頤、

孟賁考

尸子　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二者人之所大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褐寬博考

左傳　吳申叔儀作歌曰、佩玉橤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予與褐之父。睨之。褐之父賤者睨不得飲也。傳言吳子不與衆共飢渴

拾遺記　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文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祓繫麟角信宿而麟去

麒麟考　鳳凰見論語考

大戴禮　毛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

爾雅　麟麕身牛尾一角、

春秋保乾圖　歲星散爲麟、

鶡冠子　麟者、玄枵之精、

毛詩義疏　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

月令章句　凡麟生于火、遊于土、故脩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粹精也、視民禮脩。則麒麟臻。

春秋孔演圖　麟、木精也、鬪則日無光、

春秋感精符　麟一角、明海内共一生也、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出于郊。

尚書中候　黃帝時、麒麟在囿、

漢武帝紀　周成康時、麒麟在郊藪、

廣雅　麟者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審而后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陋穽、不罹網羅、文章彬彬、

徵祥記　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七十子考

復聖、顏回、字子淵、魯人、後封兗國公、宗聖、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後封郕國公、閔損、字子騫、魯人、後封費公、冉耕、字伯牛、魯人、後封鄆公、冉雍、字仲弓、魯人、後封薛公、冉求、字子有、魯人、後封徐公、仲由、字子路、卞人、後封衛公、言偃、字子游、吳人、後封吳公、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後封陳公、卜商、字子夏、衛人、後封魏公、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後封高密侯、南宮适、字子容、魯人、後封汝陽侯、高柴、字子高、衛人、後封共城侯、漆雕開、字子開、魯人、後封平輿侯、樊須、字子遲、齊人、後封益都侯、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後封睢陽侯、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後封鉅野侯、有若、字子有、魯人、後封平陰侯、琴張、字子開、衛人、後封陽平侯、申

棖、字子續、魯人、後封文登侯、　陳亢、字子禽、陳人、後封南頓侯、　巫馬施、字子期、魯人、後封東阿侯、　梁鱣、字叔魚、齊人、　公晳哀、字季次、齊人、　商瞿、字子木、魯人、　冉孺、字子魯、魯人、　顏辛、字子柳、魯人、伯處、字子析、魯人、　曹卹、字子循、蔡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　公孫龍、字子石、衛人、　漆雕哆、字子歛、魯人、　秦商、字子丕、魯人、　漆雕徒父、字子有、魯人、顏高、字子驕、魯人、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　商澤、字子季、魯人、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石作觸、字子明、秦人、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　公夏首、字子乘、魯人、　公肙定、字子中、魯人、　後處、字子里、齊人、　鄡單、字子家、魯人、　奚容蒧、字子晳、魯人、　罕父黑、字子索、魯人、　顏祖、字子襄、魯人、　榮旂、字子祺、魯人、秦祖、字子南、秦人、　左人郢、字行、魯人、　句井疆、字子孟、衛人、　鄭國、字子徒、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　原亢、字子籍、魯人、　縣成、字子祺、魯人、　廉潔、字庸、衛人、　燕攸、字思、秦人、　叔仲噲、字子期、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邽巽、字子飲、魯人、　樂欬、字子聲、魯人、　公四輿如、字子上、魯人、　秋黑、字晳之、衛人、　孔忠、字子蔑、魯人、　公西蒧、字子尚、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施之常、字子常、魯人、秦非、字子之、魯人、　顏噲、字子聲、魯人、　顏繇、字季路、復聖公之父、　曾點、字子晳、宗聖公之父、

司馬貞曰、孔子家語、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缺一人、不合前數、及觀史記弟子傳、有顏何字冉、　又曰、史記所載數同家語、內無琴牢陳亢縣亶三人、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鄡單三人、當其數、　蘇子云、孔子弟子

高弟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于家語、而琴牢陳亢、又見于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

自西自東　大雅文王遷豐言文王遷鎬之事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維我文王之有稱譽甚大乎其有聲也　適求厥寧、適觀厥成、由其視民如傷欲求天下之安寧而務親見其成功耳　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夫既志于安民則徙都以居民者其容已乎文王受天命而奉行天討有此伐崇之武功既作于崇、作邑于豐、既伐于崇人歸日衆于是作邑于豐以爲安民之地焉　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且武王邑也築城則因舊溝爲限其作邑亦稱其城而不侈大　匪棘其欲、適追來孝、是取便于狹小之規而急以成已之欲特非追先人安民之志而來致其繼述之孝　王后烝哉、是文王之繼先安民如此王后其克君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夫文王之功濯然著

明者以其能作此豐之垣而安民故耳　四方之人于是來歸

而以文王爲王后烝哉、則永寧以遂觀成以賴幹之人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文王遷豐如此而武王遷鎬何如彼豐水由東而注于海者皆大禹疏導之功也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故四方之人皆循豐水而來同戴武王之后以爲君

皇王烝哉、是居豐而得人心武王其克君哉　鎬京辟廱、夫人歸既衆則自豐而遷鎬也其容已乎故建鎬京以立極自作辟廱以講學行禮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但見聲教四訖皆自鎬之東西南北無有人心不傾服于聖化　皇王烝哉、是遷鎬而以德服人武王其克君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然鎬豐之焉已也當相王之初我考卜以居是鎬京作豈敢苟之于卜以居是鎬京　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維龜決之既得

其吉矣武王成之而作邑居矣　武王烝哉、遷都不苟皆爲安民計也武王其克君哉　豐水有汜、武王豈不仕、然鎬京之作豈特爲一時計哉豐水之旁猶有芑草生焉武王爲君豈無所事哉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蓋其建都立學貽厥孫萬世之謀有以燕安能敬之子孫指康王子指成王也　武王烝哉、吳偉業云　鎬京既建而首善之地尊則四方來同自致其忠君親上之戴辟雍既立而重學之意著則遠人慕義各勤其悔罪奉教之心蓋惟王稽古齒胄于大學造士于司馬凡民咸知天子以文治之意惟皇立極明養老之義講飲射之禮凡民咸識天子以孝治之

言此非獨成大一統之義也而德之足以建威而銷萌亦可見矣此暢發建學之義正合以德服人之肯故錄之

王伯論

蘇子曰、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

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廻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于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嘗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于朝廷之中。不啻朋友之親。雖其有所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濶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匹夫匹婦。私有異論于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听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事。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爾罔暨余同心。我先後將降爾罪。暨乃祖先文。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

挈出一事作議論三四層跌入極有法度

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于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于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伯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听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伯之所爲不同也哉。

迨天之未陰雨 豳風周公作之以貽成王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周公以三叔流言之故避位居東二年乃得管蔡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托爲鳥言曰予之有室是予所以藏身而遠下民之侮防風雨之加者不可毀也鴟鴞鴟鴞爾既肆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憫斯、以我情愛之深篤厚之勤鬻養此子之成者誠可憫也迨天之未殷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以予作巢之始言之蓋以不勤勞者不永逸予乃手口并作即拮据而無恤荼可藉巢者也予所捋荼以爲今日之需予所蓄聚以爲將來之繼

予口卒瘏、經營之久予之手口遂卒瘏而盡病矣曰予未有室家、

不得不如是勤勞也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今予之羽則困于合作之勤已譙譙而殺矣予之尾病于往來之苦已翛翛而敝矣如是以成其室而予室猶翹翹而未定矣風雨所漂搖、斯時也所深懼者惟風與雨耳奈何風雨又從而漂搖之予維音嘵嘵、予之哀鳴以自訴者又不得不嘵嘵矣

蠡言曰、鴟鴞者、公罷相時、居東魯之詩也、破斧東山者、公復相後東征之詩也、朱子混而一之、謂罪人既得、王又未知公之心、乃作此貽王、噫流言方殷、安得復擁重兵外討乎、子貢傳謂公孫于魯憂王室勸王脩政以備之賦鴟鴞與書言合

市考

自司市質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凡六官先王于市政周悉乃爾

周禮冬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市官之舍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藏貨之邸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無用者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商賈通則泉布行以量度成賈齊以定價而徵儥音育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能知物之偽者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市中設候樓曰思次官與市亭曰介民同而歛賒不售者官爲歛之無貨者官爲貸之皆以利民也凡治市之次貨賄六畜珍異、亾者使有利者使阜不賤用物害者使亾靡者使微不貴異物質人掌成平其價市之貨賄凡賣儥欲者

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以人證劑以書約）賈師各掌其次（賈師所蒞）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省也）其成而奠（定也）其價、然後令市、凡天患、（凶禮）禁貴儥者、使有恒價、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精粗有異令其相遠）實相近者相爾也。（本質相同令其相邇）而平政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政者正其物之名平者平其價之實總布列肆之稅也戒者戒其欺詐禁者禁其爭鬬）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君好利則赦市之刑人以愧之）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責其無以自蔽而見淫侈之物也）

市者君子所不入恐奇靡淫侈之物蕩其心而變其守也

廛考

（周禮冬官）廛人掌斂市絘布、（胥師所取在次之泉）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泉）罰布、（司市所罰犯令之泉）廛布、（廛人所稅諸貨邸舍之衆）而入于泉府。凡珍異之有滯也者。斂而入于膳府。廛人本斂廛布、而兼斂五布者、欲使知取其物之稅者。不得取其地之稅也。五布之斂、入于泉府、將以斂市之滯貨也、

關考

周禮冬官　司關掌國貨之節（璽也）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察也）凡四方之賓客（犯至也）敏（貢納）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夫里之布考

地官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功以飾財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棺、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地官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居之區城也里居也國中王國之內也何

氏曰在市之屋爲廛在里之屋爲里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毛者不種桑麻也罰之使出二十五家之帛布所以勸織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夫三爲屋有田而不耕者罰之使出三家之屋粟所以勸耕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民無九職三事者游惰之民也夫征者百畝之稅也家征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也游惰之民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所以勸其勤生也以時徵其賦數者之賦徵之必以其時家征即力役之征夫征即粟米之征里布即布縷之征○按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者出夫布布泉也宅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無常職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是明有夫布里布集註以夫家之征當之豈晦翁未知深考耶

矢人考

考工記 矢人爲矢鍭矢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辨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辨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琬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

敘畢咏歎二句咏畢又敘豪宕不拘奇哉

凡相笴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桌

莆矢當作殺、殺矢當作莆、蓋傳寫之誤也、鏃矢殺矢皆三分其矢之長、以衡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以鏃在笴首、差重也、兵矢潔矢、以五分均之、二分在前、三分在後、其鏃小輕故也、莆矢以七分均之、三分在前、四分在後、其鏃又差短小故也、殺其一者、笴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也、以笴之厚、爲羽之深、量其力之所受也、陰沉而陽浮、試之以水、以辨竹之陰陽也、比者、笴之兩旁也、夾其左右而設其比、使輕重適均也、夾其比而設其羽者、置羽于四角也、羽有三分、亦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即冶氏殺矢之制也

矢之笴、其強弱欲適中、矢之羽、其豐殺欲適節、紆者去不直也、趮者去太急也、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矢中者也、羽太多則行緩、羽太少則矢行疾、此豐殺之失節也、以指夾其矢而搥之、則知羽之豐殺、以指撓其幹而曲之、則知笴之強弱故相笴之法、欲生而搏、取其体之圓也、竹之圓既同、則擇其重者用之、竹之重既同、則擇其節之疏者用之、節之疏既同、則擇其縝栗者用之、如此其材美、而其矢善矣、

附射矢說

韓詩外傳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辟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

莫瑕舟

莫邪雖利、莫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卯四指如斷短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皆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

函人考

考工記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甲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齕也、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

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斁則變也

屬者甲之札葉相續也一葉爲一札革堅者札長犀甲以牛皮爲之七節相續用之可歷百年兕甲以虎皮爲之六節相續用之可歷二百年合甲削去皮裏之肉但取其表合之爲甲五節相續最爲耐久可歷三百年容者人身之大小長短也先觀人身然後制革上旅腰以上也下旅腰以下也重若一者上下等也長與圍等者欲其相稱也煆煉革也鞔至也煉之不熟則不堅煉之太熟則撓曲也鑽空穿而爲孔也窓孔小貌孔小則堅而難壞裏者革之內也易治其穢惡也治去淨潔則更變其材朕縫處也直無斜曲也縫路皆直則制作之善也卷而藏之易于約束是制作密緻而周也舉而起之其制豐大是札葉光明可觀也着之于身無斁齧之病是于人便利也屬注空孔窓宛斁薙

弓人考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六材既具必有巧匠然後能調適而用之也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絃則一年之事材雖美治之必以其時幹欲堅而正固故冬析之則其勢和易也角欲和而溫

本足製一年始被弦乃劍一句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氣不健

而健文不省而省

柔、故春液之、則其氣浹洽也、筋欲散而靜緩、故夏治之、則其理不煩亂也、膠漆絲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實至秋成而合之、則其質浹洽而不相離也、寒則膠堅納之檠中、以定往來之体、則張之不復有流移也、大寒氷堅之時、析其漆灂雖其乾稍遲、而漆愈老、則堅固也、漆其四邊、可以回環而審定也、被絃于春、俟一朞之久、而後可用也、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音舒）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以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灂其次筋骨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疎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蘉灂和弓擊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太和九和之弓、弓之最良者、故不用灂、此下皆說弓表裏漆紅之文、和調、擊拂、摩拭塵也、人之志慮有緩急、故制弓者必因之也、其身肥而短、其性寬以舒、于是則危弓爲宜、危弓者、發之剽疾者也、其身瘦而長、其性剛而急、于是則安弓爲宜、安弓者、發之舒徐者也、人與弓矢俱緩、則矢行不速、其中物亦不深、人與弓矢俱急、則矢行太過、而不能以必中、故爲弓者、必在損其羸、以濟不足而已、往者、弛放時也、來者、張開時也、弛時直、張時甚曲、是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三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三均又絲漆膠爲之輔九者相得而和謂之九和

夾庾之弓也、其弓必勁、故可射矣與弋、弛時曲、張時弦長、是王弓之屬也、其弓必緩、可射革與質而已、張弛之時、其曲直之体相似、是剛柔得中者也、其中必深、九和之弓、六材俱善、故無漆、其次筋角皆有漆、但深在中央、而兩邊無也、其次兩邊有漆、但疏而不皆有也、其次蕭頭及背有漆、但隈裏無也、弓表裏合漆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也、角環灂者、謂隈裏漆文如圜之圓也、黃菜實也、牛筋之漆如麻子文也、蘆屈垂也、若用麋筋、其漆如斤蘆之文也、詳察曰覆、極善曰至、角獨善而筋幹未善、謂之句弓、弓之弊者也、角幹俱善而筋獨未善、謂之侯弓、可以射侯者也、角幹俱善、而筋亦善、謂之深弓、言射遠而中深也、又按考工記、三十二官之中、惟弓人爲獨詳、蓋弓之爲用甚大古人以射御書數並言之、非特兵家所用也、故其言之詳如此、

耕稼陶漁考

韓子　舜耕于歷山、歷陽之耕者侵畔、乃往耕焉、田夫推畔、雷澤之漁者爭坻、乃徙漁焉、鮫人逐長、東夷之陶者苦窳、乃陶于河濱、期年而器以利、

淮南子　昔舜耕于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鈞于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淵瀨、以曲隈深潭相與、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

世謂舜田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蒼象之行必端履尸必深耕者子法其端深也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耘者法其疾畏也

取善疏

陳黃裳曰頑闇相加儼然風霜之玉就取父母以爲師也傲悖與居助我手足之切偲取兄弟以爲友也館甥之秘傳我以道而誨我以言取堯爲性命之教首也臣隣之屬賡其所颺而俞其所昌取百工爲功名之交資也而且無若丹朱鑑覆車也蠢茲有苗美藥石也唯帝時克奉蓍龜也耕稼問諸稷陶問諸共工漁問諸朕虞嘉三益也有一非取諸人者哉

天時考

金氏曰天時者十干十二支、五行生尅之數、天德天刑之殊、太史卜之、背孤擊虛、依旺乘相、若風吹南北、而知水聲、月宿箕翼、而知水因是也、黃帝問玄女兵法曰、戰鬬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失、軍有六神、乘之必克、六神、甲子旬、在河魁、甲戌旬、在傳送、甲申旬、在勝光、甲午旬、在天罡、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爲戰主、孤虛即空亡、相者旺之次也、

劉子新論　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

地利考

孫子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攻地有死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攻地則戰　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粮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而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

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近水草也視生生陽也處高。戰隆無登。無迎高也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客絕水而來。勿迎之于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前向水后依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于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此以下皆敵情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

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退半進者誘也伏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追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粮也懸鍋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人和考

孫子爲將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施罰不可獨用）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皆焚燒物非惡貨之多棄財致死不得已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皆持必死之計）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縛馬也埋輪恃不動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

不得已也 齊一貌 將軍之事靜以齒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處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机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一其心也聚三軍之衆投之于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東郭氏 姜姓齊合藻族

禮玉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 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于君命者也君召臣有二節隨事緩急急則二節緩則一節也

孟仲子 孟子之子名睪

父召君召考

齒尊考

景丑氏 陳臻俱禮祭義無考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殷人貴富而尚齒 周人貴親而尚齒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

孔距心
甌竈
王驩
克虞
俱無考

蓋考

地理志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嬴考

嬴齊邑、今泰山嬴縣、

嬴考

子噲考　子噲燕易王之子姬氏召公奭之後也

通考　初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于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王屬國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燕人悁悁、百姓離意、齊閔王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倣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乃反攻大子平將

軍市被攻以殉、因搆難數月、孟子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

管叔以殷畔考

大誥　武王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遂與武庚叛武王命周公東征討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辭言我不爲天大業弗能造明哲以道導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徂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忝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若涉淵水心之憂懼冀其事之必成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

王遂喪而不少待也太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

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寶龜可以介紹天命定吉凶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其兆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亾之敘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亾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故我冲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然我之所爲皆天之所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大艱者遺投于我之身于我冲人圖不服自恤矣然以義言之爾等當安我日無勞于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今天相佑斯民遝亟趨吉況亦惟卜是用而我獨可廢卜乎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寧人武王之大臣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成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肆子弗肯堂、矧肯搆、厥父菑、厥子乃

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言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王定天下立綱陳紀今不能討平三監以終其業若作室者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爲之造屋乎若耕田者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必不肯爲之播種況俟其成而刈穫之乎爲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后嗣而不棄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其大命乎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民養謂人之臣僕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也言父兄有友攻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哉欲其不畏縮也言昔武王之明大命于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成以克商受爾于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而憚征役矧今武王效天降禍于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也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嘗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

詩國風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東征之役必使四方之人一歸于正而後已彼其心不爲一身一家之私）哀我人斯（化也）豈不大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固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美也）　周公以義而致人于勞、軍士亦能以義而自致其勞、哀之一字、見古人用兵不得已之心矣、

（蠡言）考太公金匱諸書、紂之末年、八百諸侯、請武王伐紂、管叔曰、商而可伐、則先君其伐之矣、武王欲止、太公周公贊之、既克殷、封武庚爲殷公、武王顧管叔曰、存殷者其子哉故使監殷、然則叔不獨爲殷忠臣、亦未失爲文之孝子也、又曰武王崩、武庚行善、從之者十七國、管叔使告周公曰、盍尊殷爲天子而周復爲西伯、公不聽、管叔遂率蔡霍從庚伐周、以復殷爲名、周公東征、與康叔夾攻之、然則從者十七國、當時所謂頑民也、行善稍强、所謂小腆紀其敘也、尊殷爲天子、所謂復反鄙我周邦也、叔之欲存殷、非自成王時、當武王之日已倡倡此心矣、

蘇子論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于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于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聡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于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著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廸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討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于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事殷、君臣之道、豈不

兩全也哉武王觀兵于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效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茅氏曰子瞻之論武王雖非天下萬世之公而其援孔子之所與以見其所欲罪援書之所及以見其所不及又以春秋所書趙盾者以抜武王亦成一家縱橫之言

孟子去齊考　史稱孟子兩去齊先在宣王九年後致爲臣而歸則湣王嗣位之初也

時子　陳子　子叔疑俱無考

魯繆公考

魯繆公名顯元公之子悼公之孫也元公在位二十年卒繆公即位元年公儀休爲政泄柳子思爲臣

孔叢子

繆公問于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子思曰、伋思舜禹之子、其父非弗欲其有述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議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責以虛飭之教、非伋所得言、公曰、何道可以利民、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

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不亦可乎。公曰善、

檀弓 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傳言君臣皆不知救災之道

泄柳考泄柳字子柳魯叔仲皮之子也

檀弓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碩子柳弟也具喪事合用之具也子柳曰、何以哉、言無財爲用子碩曰、請鬻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鬻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以物助葬曰賻布錢也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

說苑 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戶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惡因死者而爲利也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班分也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

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申詳考魯人子張之子

孔叢子　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戍奔魯、衛公叔文子之子木謂申詳曰、吾與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于子、子何辱焉、子思曰、義也、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于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之徒、好飭美辭、相人肩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求人知、不撞不發、如

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申詳問于子思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稷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狄人攻太王、太王不忍殘民、遂杖策而去、邠人奔而從之、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于是追而王之、王季承其業、廣其基、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禮記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其溫文。脩內者消融其邪慝之蘊脩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

師保。有凝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六儀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他日爲君人謂世子爲君子者蓋言其有德也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王是迂曲其事也是故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君子世子以親言則是父以尊言則是君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天下之大行一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故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而衆著

于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一物與國人齒讓之事也三善謂衆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書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說命上篇、見後傳說考全

公明儀考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門人

禮記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何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于親。敢不敬乎。亨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子張有父之喪、

公明儀相焉、問稽顙于孔子、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先加禮于人而后盡哀于已爲順其序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哀常在于親而敬暫施于人爲自致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檀弓子張死、公明儀爲志焉、志記識也蓋相禮者褚幕丹質、褚者覆棺之物大夫以卜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爲褚不爲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爲之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又于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于四隅此殷禮士葬飾也

滕定公然友俱無考

居廬考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中國廣大非七月不足以盡遠人之情也諸侯五月、同盟至。同方岳之盟其地漸近故五月而可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三月而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外親至近故過月而至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禫之、倚廬者于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爲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也苫草也寢苫臥于苫也枕凷枕土塊也宮之者廬外以帷幛如宮墻也禫袒也其廬袒露不以帷幛也

京師百貨所逐制名甸服示務本也

貢法考　助徹見前

書禹貢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上中下也成賦中邦。五百里甸田賦服。力役百里賦納總。禾本全也二百里納銍。刈禾曰銍三百里納秸服。半藁去皮曰秸服輸將之事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之制遠者漸輕五百里侯服。甸服之外以封諸侯百里采。內臣之祿二百里男邦。小國內附三百里諸侯。大國外列五百里綏服。撫安之義三百里揆文教。治內用文二百里奮武衛。治外用武五百里要服。要約之義三百里夷。其俗簡易二百里蔡。放置罪人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又遠于蔡

鍾惺曰各章紀月分有複有倒有錯有直言有預言有追言其法出沒藏露莫可端委非聖手不能

詩晝爾于茅　四句　豳風周公告成王之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以告之維彼七月斗柄建申火星下而西流至乎九月霜始寒故長者授衣于家衆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蓋以一陽月之日則觱發而風寒二陽月之日則栗烈而氣寒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用衣雖在乎冬而授衣則在于秋其爲衣之預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迨夫三陽月之日則往彼田廬以修其田器四陽月之日則即彼南畝舉足而耕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斯時也壯者既出而在田老者率彼婦子饁彼南畝之耕者焉田畯至喜、彼治田蠶而用力齊故田畯勸農之官亦至而喜之也是收成雖在乎秋而力農則在乎春其爲食之預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自備

眞西山曰衣之事而農者衣食詳言之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衣出于蠶也當春之時女執懿筐遵彼徑之本今觀此詩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周公以桃天之會及公子同歸之告成王因時治蠶而有所感如此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及夫春日遲遲之景蠶有生而未齊者宜喫以蘩也以啖夫蠶之未齊者焉然此治蠶之女有連姻公室感時而有傷悲之心蓋以桃天之會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兄弟矣邠人之見于詩有如此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爲衣之預不止此當七月流火之時是歲治蠶之具不可緩也故如七月見之時是歲蠶績既成矣來歲治蠶之女有連姻公室感時而有傷悲之心蓋于八月萑葦既成之際則收蓄之以爲曲薄之用無逸帝王心法之要端在乎此采桑以供蠶食桑之大者取彼斧斨以伐夫遠揚之枝桑之小者惟取其葉而存猗猗之條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至于七月鳴鵙之候麻已漸熟矣及八月可績之時又載績其麻以爲織女耕桑勞勤之狀作爲歌詩布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凡此蠶績所成者從而染之有玄有黃而赤色之朱猶爲鮮明然豈敢以自奉哉將獻且得以表其奉上之誠矣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

然邠人之禦寒豈特備衣已哉時維四月陽極陰胎葽草感陰氣而先秀五月陽退而陰進蜩感陰氣而先鳴

八月其穫、十月隕蘀、八月則四陽生

織女耕桑勞勤之狀作爲歌詩布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凡此蠶績所成者從而染之有玄有黃而赤色之朱猶爲鮮明然豈敢以自奉哉將獻之于上以爲公子之裳且得以表其奉上之誠矣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

然邠人之禦寒豈特備衣已哉時維四月陽極陰胎葽草感陰氣而先秀五月陽退而陰進蜩感陰氣而先鳴八月其穫、十月隕蘀、八月則四陽生而萬物收功禾之蚤者可穫矣十月則純陰大寒之候將至矣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禦寒之計猶恐不周故于一陽月之日則于貉而取彼狐狸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又于二陽月之日蜡作以狩以繼于貉之武功所獲有豵之小者則私之于已有豜之大

者則獻之于上而有愛上之忱矣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豈特周于蠶績狩獵之務已哉彼氣候以時而遷故五月斯螽始躍而以股鳴六月化爲莎雞能飛而以翅鳴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夫暗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故于室有隙也從而窒之隙有鼠也熏而去之向在于北則塞之戶在下、十月則變爲蟋蟀入我牀下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于是老者語其婦子曰歲墐之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改于十一月之時今當十月歲將改矣自田廬而入此室處優游以卒歲矣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自備食之事詳言之六月鬱薁熟七月葵菽成　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棗熟于八月之時剝之供邊實稻熟于十月之時穫之爲春酒以介眉壽、以之供老疾奉賓祭于以介助乎眉壽焉其豐于事長者如此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薪樗、至于七月瓜可食也八月壺可斷也九月有麻子之苴有苦菜之荼則拾苴采荼焉有惡木之樗可備爨燎則取之以爲薪焉凡此皆物

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

食我農夫、以之供少壯爲日食之常其儉于自奉如此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然不惟飲食適豐儉之宜而且農圃極憂勤之至時維九月采茹之在圃者既成則從而築爲場以爲收成之地十月禾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禾稼既納于是遂相謂曰我稼既同在田之事畢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乎宮室之事　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尚其畫彼

取茅以爲覆蓋之具夜其絞索以爲束茅之資亟升其屋而治之可也其始播百穀△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農事方終而即慮其始如此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然邠人不但有如此之憂勤而且有無已之忠愛當夫二陽之日寒氣方凝鑿氷于山三陽之日風未解凍納于凌陰之氷室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蓋四陰之月君將蚤朝獻羔與韭而祭司寒之神啓氷而薦寢廟以節陰而輔陽可不預藏之九月肅霜、十月滌場、九月氣肅霜降之候十月我稼既同之時則相戒速畢場功而掃除乎場地焉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蓋歲晚務閑故將獻此朋酒殺是羔羊躋彼公堂之上稱彼兕觥之爵以祝吾君享萬壽于無疆邠人之俗如此

龍子考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古賢人也

列子

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滅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事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

脩行人但得如此便成佛矣却非强制所能

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不刑一人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糞田考

周禮天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用牛羊豕犬之類皆焚其骨爲灰以漬其種或用蕡者燒麻爲灰也

雨我公田 小雅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公卿以一成之地爲田九萬當收成之際公私俱足其稼甚多故于今歲之冬釋來歲之種戒來歲之具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備治田之事以向者所戒之覃耜而始事于南畝之間以向者所具之百谷而徧布之大田之內既庭且碩、曾孫是若、耕勤而種時故百谷之生皆直而大所以谷士女充國用者不有以順曾孫之欲乎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苗生之始既方而孚甲始生既阜而甲合將實堅寔者味好者以至童梁之稂似苗之莠無不悉去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是必除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穉禾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惟願田祖之神爲我

持此四虫而付之炎火之中耳○有渰萋萋、興雨祁祁、又願天眷君德雲興之盛雨降之徐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于以雨公田而吾君厚享其利遂及我之私田而吾民亦蒙其澤也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由是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穧之束彼有遺棄之禾秉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之無田者亦得取之以爲利焉豐登之慶如此○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曾孫省斂者也農夫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悅其人力之齊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曾孫之來非徒省斂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之以其騂黑之牲與夫黍稷之馨以享以祀報其成物之功神格其誠殆必介以景福而公卿之貴田祿之富其永膺矣

明堂位云禮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庠養

禮記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凡養老、五帝憲。法其行三王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按養老之禮、乘輿

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饐在後。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庠序學考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子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校教考

王制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辟明也雍和也 諸侯曰頖宮。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此言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總其政令者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善日 習射上功。射以中爲上故曰上功 習鄉上齒。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 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率教之人得于觀感改過以從善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對移庶几其變也 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在鄉界之外 如初禮、不變移之遂。遂又遠于郊 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才德穎出者曰秀士 曰選士。選而用之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國學 曰俊士。才過千人曰俊士 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免其徭役 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造成也成就其才德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此以下言國學 順先王詩書禮樂。即四術 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

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皆樂官之屬）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移名于司馬）曰進士。（言可進受爵祿）司馬辨論官材。（司馬掌爵祿）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使之以任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國學考

（周禮）大司徒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　春秋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

（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殷學名）書在上庠。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

馘告。

禮記保傅　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而問道。

井田考

井田始于黃帝經界如井字后世號爲井田

漢食貨志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地著爲安土也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

也舄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諸侯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勉强勸之令習事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谷

行井田說

通考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歲歲種者家百畝。一易之地。兩歲可種二百畝。再易之地。三歲一種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

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其攷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幺麽之能自有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井田之法。雖未全廢。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云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又云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攷覈難施。故法制隳弛。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

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
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
無窮、豈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
乎、則不過受成于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
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
均平乎、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
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
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
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
一傳而後、政已圮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
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
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
今、千九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
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廢矣、何三代貢助
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
故也、封建廢而欲復井田、不其難乎、況夫井田之制、
溝澮洫涂、甚備、凡爲此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
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

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于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窮數十年。專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使其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于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知時變者、可以思矣、

漢中郎區博諫王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可謂至論、宋儒張橫渠必欲行井田、且曰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嗚呼、何言之易也、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智不如區博遠矣

易繫辭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考

神農姓伊祁、名軌、又云名石年教民始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安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因以爲姓、承庖犧氏之木、以火德王、帝以茹毛飲血、非生民可久之利、乃教天下以耕稼食穀、故神農氏號爲炎帝以火名官、乃斲揉耒耜、以教民耕、乃範金排質、以資民用、乃師于悉諸學于老農、乃命赤冀爲杵臼、乃命咸巫舉卜筮、乃命刑天作扶

許行
陳良
陳相
陳辛俱無考

犂之樂、乃命屏封作種書、乃命白阜作地理紀、以理天下、其爲教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咸受其饑。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咸受其寒。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恭生生。各食其力。作蜡祭、歲報順成、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作醫藥以燎民、俾無夭札、教人日中爲市、史記三皇紀

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

益考

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識玄鳥隕卵、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舜使贊禹、平水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佐舜調馴鳥獸、是爲伯翳、賜姓嬴氏、至舜攝堯政、乃命十二牧居官相事、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舜曰、俞往哉、汝諧、

益稷謨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

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進衆血味之可食者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鮮食、難于得食仍令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勉其有無相通變其居積烝民乃粒、

禹謨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贊堯以勉舜也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九河考

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石山在太河中流其形如柱孟地名津渡處也東過洛汭、至于太伾、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太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皐也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洚水屬冀州信都大陸屬冀州鉅鹿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海水流潮而得名屬兗州入於海、

河源發于崑崙、積石乃其見處、禹自積石導之、由積石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千里而至龍門、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極于華陰、即爲雍之西河、記其自南而東、則由華陰、一折而東、至底柱東而又東、至于孟津、自孟津而又東過于洛汭、自洛汭至于大伾之山始極焉、即爲豫之南河、又記其自

雍之西河主冀都而言以河在冀之西故曰西河豫

之南河兗之東河倣此

史記禹醲二渠以引其河在南爲濟稍北爲漯

東而北則由大伾而北過洚水、又北至于大陸、北而又北、始播爲九河、則爲兗之東河、于是九河、又復合爲一流、名曰逆河、而入于海、而河流于是乎終矣河自北起至中國而南、自南而東、自東而北、又自北而入海、大約始于雍、經流于豫、入流于兗、而廻環三折、皆繞流于冀、

龍門上下。河行于山。如壺口雷首梁岐諸山。雖有疏鑿之功。無復變遷之患。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則厠之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河之經流曰徒駭。禹復開八河以殺其怒。故曰禹不與水爭地。

按中國之內、冀有河患。兗青有濟漯患。六州有汝漢淮泗患。禹之能福中國。功在先有以處河耳。其處河惟當事冀耳。水不能爲冀盡議留。亦不能爲冀盡議去。盡議留。則帝鄉宮寢之所在。無所獲其底績以居。盡議去。則白壤田賦之所供。無所資其灌溉以食。所以厠分爲二渠。北載之高地以入于海。毋使過淫。亦毋使過涸。若夫自大伾以東。則斷不可復東也。蓋東即容濟漯且不給。而又何以容河。惟幸其勢猶可與河俱北。則遂從之。乃河始僅爲一。後遂爲九者。既受濟漯。不得不多其支以相殺也。自華陰而南。則斷不

可復南也。蓋南即容汝漢淮泗且不給。而又何以容河。惟不幸不能與河俱北。則遂別之。乃水究亦入海。令盡從江者。既殊南北。不得不借其便以相引也。

濟漯考

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濟水發源爲沇屬冀入於河、溢爲滎、滎名屬豫州東出于陶丘北、地名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汶水出萊蕪縣西南又東北入于海、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禹自其見處導之、自沇而下則伏矣、及其東流爲濟、濟乃沇之既伏而見者也、一見之后、遂西南入于河、又伏于地矣、既入于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爲滎、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又伏于地、乃復東出于陶丘北、東而又東、則至於菏澤、既至於此、則常見而不

濟水勁疾故能出入地中入河辨之濟清而河濁也爲滎辨之濟流而滎豬也

復伏、由是東北會於汶、又自北東而入于海、而濟水于是乎終矣、　濟水有四見三伏、沇水在豫、濟流在兗、曰滎曰陶丘、曰荷澤、在豫曰汶、曰入海、皆在青、漯水、支分于河者、與濟相近、在兗州、

許敬宗曰、濟雖細而在四瀆、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

江漢原分而流合導漢導江功相因也

汝考

禹貢　汝乃入淮之水、當在泗與灉汳之間、在徐州、

漢考

禹貢　導嶓冢、至于荊山、至于大別、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漢之源爲漾、發源於嶓冢山、禹自嶓冢導之、東流至武都、則爲漢水、又東至武當、則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之山、南入于江、于是江漢合流、滙澤而爲彭蠡、東流爲北江、而

入海、而漢水于是乎終矣、漢水發源于梁、經流于荆、入海于揚、

淮考

禹貢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水出胎簪山、至桐栢之間始大、禹自桐栢導之、由是而東會于泗沂、東至揚州之地、入于海、而淮水于是乎終矣、

泗考

禹貢 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于淮、淮發源于豫、會泗沂於徐、入海于揚、

禹貢江淮未通、至吳王夫差與晉會黃池、掘邗溝築堤壅水以行舟、然後江淮始通、其實江北淮南地高于土、雖則通道、原未合流、

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江未嘗有達淮之理自吳王夫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云排淮泗而注之江其

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禹貢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震澤太湖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岷山在蜀沱江之流于梁者

又東至

山至桐栢之間始大禹自桐栢導之由是而東會于泗沂東至揚州之地入于海而淮水于是乎終矣

泗考

禹貢導水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于海

禹貢導水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于海

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江未嘗有達淮之理自吳王夫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云排淮泗而注之江其誤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歟禹貢不過數千言而于古

江考

釋名 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風俗通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禹貢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震澤太湖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岷山在蜀沱江之別流于梁者又東至于澧、水名 過九江、九江即今之洞庭也 至于東陵、東陵巴陵也 東迤北會爲滙、滙澤即彭蠡 東爲中江、入于海、水經注云 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

言地理者莫不于此取質且也州不係于方域而係之山川所以千古如一日而莫之能違也

洛水合、東北至邑郡與涪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灃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曰中江、東北至南徐州、今潤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也、孔子曰、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泛小杯也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楫。不避風。不可以涉。江水發源于岷山、禹自岷山導之、東別支流爲沱、又東至于灃、過九江至于東陵、又東行迄邐與漢相會、共滙爲彭蠡、而東出彭蠡爲中江、而入海、而江水于是乎終矣、江漢皆發源于梁、經流于荆、入海于揚、

按荆揚之水、江漢爲大、兗豫青雍之水河淮爲大、江之導、則自岷山而下、歷沱灃東陵之地、會而入于海、淮之導、則自桐栢而下、歷泗濟沂汶之地、排而入于海、河之導、則自積石而下、歷華陰洛汭大陸之地、疏而入于海、漢之導、則自嶓冢而下、歷三澨大別彭蠡之地、決而入于海、水條分則流。而合併于冀豫之間者宜疏。水洗發則通。而沉滯于青

兗之間者宜瀹。水迅則勢不停。稽緩于荆州之間者宜決。水別則勢不擾。溷淆于徐揚之間者宜排。水無所受則强。有所受則弱。莫大乎海。而西北諸水滙焉。莫大乎江。而東南諸水滙焉。故宜注也。

稼穡考

呂氏春秋

一曰任地。后稷曰。子能以窐（汙下）爲突（豐高）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潤澤）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母淫（延生也）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和風成谷）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羸瘠）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剛土）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

燥者欲濕上田棄畆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畆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五時（五行生殺之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降也）時地生財不與民謀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悋（逆也）之民既悋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

一曰辨土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玄而疏者）爲其寡澤而後枯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畆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故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于塵而殖于堅者愼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凡禾之患不俱

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死。扶蘇。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蘇。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爲寶。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獻智。四衛變疆。殛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契考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封于商。賜姓子氏。以玄鳥生子故謂之子姓 契興于唐虞夏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佐夏。功著于商。四傳至冥。爲夏司空。勤于官事。死于水。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是也 又七傳至天乙。是爲成湯。遂伐桀而有天下。

舜典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禹之功最大、故踵舜
以興、身有天下、稷之后爲成周、亦有天下、契之後、
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周又最多者、何也、開
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恒性、其萬
世道學之祖乎、故其後王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
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
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
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爲萬世帝王
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
及乎、

司徒考

舜典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司徒掌教之官徒謂萬民也　周禮　地官司徒、帥教養萬民之衆故謂之司徒

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悖典庸禮使各順其常謂之安仁漸義磨使自得其性謂之擾　左傳　郯子曰、祝鳩氏、司徒也　祝鳩孝敬為司徒舉

堯舜得人考

虞書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受終告攝告即位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來天下之賢俊廣天下之壅蔽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惡則不特中國順治蠻夷亦相率而服從之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

俞、汝往哉、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猾亂也中國故曰猾夏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三就者大辟棄之于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以宗廟爲主也人能敬以直內則其心潔淨可以交于神明矣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教之以樂則又專在于樂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既形于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侵亂其倫次可以

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唯允、堲疾殄絕也謂傷絕善人之事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后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數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后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三考九載也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比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謨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以教言汝翼。予欲宣力四方以政言汝爲。予欲觀古人指黃帝之象、日月星辰、取其照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虫、雉取其文作會、六者繪于上衣宗彝祭祀之鼎飾虎于其上取其孝藻水草取潔火取明粉米取養黼取斷黻、取辨絺繡、六者繡于下裳以五采彰施于五色、顏料施于繒帛作服、衣裳汝明。別其差等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六律以和五聲被之八音在治忽、樂和則治否則亂在察也以出納五言、朝廷所出臣民所納之言協于五聲者汝聽。翼爲作股肱也明聽作耳目也總屬之禹一人予違汝弼。正其失也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敬四者之職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不在忠直之列者候以明之。射候以分別之撻以記之。朴以示懲書用識哉。紀其

過惡欲並生哉。欲其悔悟同于忠直工以納言。樂官以所納之言播于樂時而颺之。常播其言格則承之庸之。改則薦而用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此欲帝用德不用威帝光天之下。重華廣被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賢足于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三者舉用之道誰敢不讓。相遜敢不敬應。應上帝不時。不以德敷同日奏罔功。遠近率爲誕慢日進于無功矣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不休息罔水行舟。事不順理如無水行舟明淫于家。用殄厥世。絕堯之統予創若時以朱爲戒娶于塗山。辛壬癸甲。方四日啓呱呱而泣。予弗子。不顧其子惟荒大度相土功。弼成五服。輔帝以成甸侯綏要荒之制至于五千。相距之地州十有二師。佐州牧者外薄四海。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每方各立五人各廸有功。內而州師候牧外而五長蕃夷各盡捍衛之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苗之未化猶當脩德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天下之遵我教者由汝禹治水之功次第有成皐陶方祗厥敘。頑而未化者敬承其功敘而施五等之刑方施象刑惟明。當其罪也責望于皐

孔子沒考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寅孔子生、七十二歲卒、在魯哀公十四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

檀弓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疎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栢槨四寸、飾棺墻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可觀也人之葬聖人也、子何

觀焉、蓋謙言也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上下旁殺而南北長見若覆夏屋者矣、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上狹如刃從若斧者焉、上三者用力多而難成馬鬣封之謂也、肉薄之形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三次斬板即已封畢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出自幽谷詩小雅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嚶和好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人誠能篤朋友之好則一理感通神之听于冥冥者終錫以福使之明良會而上下交矣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使諸父適有他故而不來無使酒食忘設而于諸父有弗顧也於粲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聚異姓之樂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召朋友同儕之兄弟民之失德、乾餱

以愆、彼人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于愆耳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故我于朋友有酒我則從而湑之無酒我則從而酤之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坎坎然而有聲擊我之鼓也蹲蹲然而有容舞我之舞也迨我暇矣、飲此湑矣、但及萬幾之間暇則飲其酒以相樂庶朋友之情篤耳

戎狄是膺 詩 魯頌美僖公脩廟而作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音秘 音溫 深閟之宮侐然清靜下而盤基鞏固上而結搆礱密所以奉神靈而崇孝者在是矣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魯本于周周本于后稷而后稷之生乃由赫赫姜嫄其德正直而不回邪是以上帝眷念之使之無災無害終十月之期而生后稷焉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天生聖人爲生民粒食計于是降之以百福堯舉以爲農師封之于邰而奄有下國之大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稷乃以天之所降者播之于民莫不奄下土而徧種之纘禹之緒、禹平水土黎民尚阻飢也今后稷之功不有以纘禹之緒者乎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

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致天命絕商之極在于牧野之地當時人心亦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皆曰此舉也爾無貳無疑上帝之命實去商而臨汝矣敦商之旅、克咸厥功、武王奉行天討而此治商之旅咸有輔佐之功若周公則大勳之列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成王嗣世而念功乃呼周公而謂之曰叔父之功大矣非世其報不可也我其建爾元子伯禽俾侯于魯而膺列爵之榮大啓爾宇而地擅百里之富使之藩宣屏翰永爲周室之輔而與國咸休可矣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是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曰僖公者得襲先世之休而承郊廟之祀建車上之龍旂御六轡之耳耳春秋匪解、音懈享祀不忒、其致敬于廟也則禴祀蒸嘗無懈怠也禮儀品物無過差也所以享親者誠矣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其致敬于郊也則王以皇皇后帝配以皇祖后稷而大享之禮用以騂犧所以享帝者誠矣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然廟祭所獲之福何如福衡所以止觸者秋而再舉夫嘗夏則福衡牛角禮之豫也白牡騂剛、祀周公以白牡祀魯公以騂剛禮之別也犧尊將將、[illegible]炰胾羹、籩豆大房、犧尊以載酒則將將而嚴正以至去毛之炰切肉之胾大羹硎羹之具陳而祭品無不周籩以盛果核豆以盛菹醢大房以載牲体而祭器無不具萬舞洋洋、以言其舞則羽籥以象文于戚以昭武萬舞洋洋而可觀矣夫禮備示和樂以祀先如此孝孫有慶、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東方魯邦嘗爲吾君之奄有永無侵削之患驚動之虞也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又得三卿之壽考者以爲之輔于以奠國祚于岡陵之固矣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吾願不止此也彼有田必有車矣田有萬并而出車馬則千乘焉且其在車者有朱英以飾矛有綠縢以約弓而二矛重弓之皆備也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有車必有徒公車千乘而爲徒則三萬焉且其在首者有文貝以飾胄有朱綅以爲綴而烝徒之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以此而膺戎狄懲荆舒孰敢有禦我者乎公之武功如此誠足以格烈祖矣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故今廟祭一舉而神錫之福又得壽考之臣相與爲公用矣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近海之邦及彼淮夷咸脩來同之禮莫不率服而順從魯侯之功、則先世之所未服者今皆有以服之矣豈非魯侯之功乎保有鳧繹、鳧山屹乎兗之東南繹山鎮乎鄒之南境我侯固皆保而有之矣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神之錫君如此天錫公純嘏、吾君嘗致敬于郊故天錫之以純全之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許見侵于齊鄭者今則頓復周公之舊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

有、以身則獲乎燕安喜樂之休以家則得乎令妻壽母之慶在朝廷則宜乎大夫庶士之心在邦國則侵地復而四封其常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天之錫君如此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夫我侯致敬郊廟吾固願其獲福之隆矣而脩廟之事何如或取松于徂來或取栢于新甫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是斷之以成其質是度之以審其宜尋以較其長尺以絜其短松栢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新廟成而偉觀奚斯所作、然主是事者公也而董其事者實奚斯一人造作之力蓋亦勞矣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廟制深長而孔曼規模宏大而且碩將報德報功于無窮矣不有以遂萬民之望乎

荊舒考

穀梁傳　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

左傳　楚大饑、羣舒叛之、

圖誌云　荊警也、軫星散爲荊州、分爲楚國、陽盛物、故氣極急悍、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强、史記謂荊楚俗薄、僄勇輕悍、蓋有所本云、

夷之徐辟俱無考

墨者考

韓非子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

眞珠船卷之十六終